

■早闻狄声

刘亦菲和陈晓的高颜值,搭配上唯美的感情戏,《梦华录》打造的“顾盼生辉CP”,无疑是近期最让观众“嗑生嗑死”的组合。可惜热度之中,时常也有令人迷惑的讨论。比如,剧迷热烈吹捧“顾盼生辉”之间“成年人的恋爱”,夸奖他们彼此撩拨、眼神暧昧,火花四射的吻戏甚至被制作成功图被反复审阅;但与此同时,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经历又被刻画得如此单纯,营销痕迹明显的一句“顾千帆说赵盼儿是初恋”,也能让剧迷兴奋不已。

必须承认,成年人的恋爱可以无师自通,情感的单纯与爱欲的萌发并不绝对矛盾。但观众的心态显然是矛

■花言峭语

有一部电影,选择了在五月上映,算是迎难而上,而这也正与它的主题契合。这个电影是《珠峰队长》。《珠峰队长》由吴曦导演,主人公是苏拉王平,片子讲述苏拉王平和八个登山队员,以及七位高山摄影师,在2019年四月到五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经历。

英国著名的登山家乔治·马洛里有句名言:“因为山就在那里!”他的身体力行和壮烈人生,让这句话不再是鸡汤那么简单。“因为山就在那里”,大概可以解释世间的很多事情,不只登山,也能解释苏拉王平和登山队员们对珠峰的强烈的执念。不,不是征服欲,也不是野心,不是容易成为答案的所有这些说法,而是因为很难说清的“因为山就在那里。”

但当我把苏拉王平带领的这些人,称为“登山队员”的时候,我是有一点犹豫的。他们不是我们平素所知道的那类“队员”,八位队员,有男有女,来自各行各业,小老板或者大老板,也有人是借钱来爬山的。换句话说,他们是“业余的”,但这群业余人士,却向我们展示了攀登珠峰何以成为可能。

看了《珠峰队长》才知道,攀登珠峰,和我们想的不一樣。首先,这些登

■钱眼识人

最近,“港乐”这个词因为一档音乐综艺节目而高频出现在我的朋友圈里,在社交平台上也被讨论很多,它正展示着一种饱满的情绪和氛围感。究竟什么是港乐呢?有人说应该是以中国香港地区的社会生活为主题的创作作品,有人说必须是用粤语发音演唱的,还有人说只要是中国香港的歌手演唱的,无论粤语还是普通话都算。事实上,“港乐”是一个应时而生,需要时间打磨才能抵达精准的概念。

我看了几期节目却持续“意难平”。举个例子,李克勤翻唱陈慧娴的《傻女》,原歌词里有一句“只有请你的毛衣从此每天饰演你”,是以物喻人的窃窃私语,本来很适合浅吟低唱的,淡淡哀怨深刻沉浸,结果在节目中唱出了晚会大歌的凛然正气。我想这可能跟传播的介质有关,开放性的

“顾盼生辉”,仅此而已

盾,这份矛盾也被剧集营销敏锐捕捉:遇到吻戏就使劲呼喊脸红心动,鼓吹要让“顾盼生辉”就地成婚颇龙倒凤;其余的戏码则反复强调他们发乎情止乎礼,爱得如此克制,是少见的“古典美”和“成长型爱情”。

遗憾的是,这类双重标准的矛盾创作,不仅伴随着《梦华录》,也发生在这些年流行的大部分网文和偶像剧中。此类作品中,男女主人公往往被设定为情感经历极其单纯的人物,仿佛生来就是为了和对方相爱。在想象力更为放飞的仙侠作品里,男女主人公会在几生几世的循环里反复恋爱,每一次都是他和她,每一回都是不可取代的存在。而为了保证

真实的珠穆朗玛和真实的攀登

山队员,必须要有爬山的经验,有了爬五千米的记录,才能爬六千米,有了爬六千米的记录,才能爬七千米,有了七千米,才能冲刺8848。即便这样,就算具备了所有的资格,爬珠峰也不是一趟快捷之旅。登山队先抵达尼泊尔或者阿坝,修整、训练后,开始登山,每到一个营地,都需要驻扎很久,才能向下一个高度冲刺。驻扎的原因,是为了休整,也是为了等天气,甚至是因为登山队太多,导致了“堵车”,需要错开高峰。而整个过程,都在寒冷大风的山上度过的。

不仅需要体力、耐力、财力,还需要有经验、信息采集能力,以及决断力。在《珠峰队长》里,苏拉王平带着这支登山队伍,经历了重重艰险,并且在紧要关头做出了判断。他汇集各方面消息,知道即将出现一次珠峰大堵车,于是提前出发,于5月15日全员登顶并安全返回,成为当年全球第一支登顶珠峰的队伍。

冰川的确壮美,但之前领略那种壮美,是通过图片和视频,我们用“巨大”来形容冰块,但不知道那个“巨大”到底有多大。换了个角度,从登山者的第一视角看过去,才知道,那种壮美,对于人类来说,简直是毁灭性的,是从心理到生理的全面冲击。从

双方的忠诚,配角们拿的也都是固定剧本,守护也好,捣乱也罢,一旦爱上主角,配角们必然殊途同归地被拒绝,如若贼心不死、刻意纠缠,则一定会沦为笑柄、一败涂地。

从这个角度上说,越来越多的影视剧不再为观众提供多元的、复杂的情感关系,而开始选择经过反复验证的、安全的单一模式。即便是像《梦华录》开篇提供了“顾盼生辉”斗嘴和互助的戏码,刻画了赵盼儿的独立与追求,但一旦男女主角双方心意相通,编剧就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往陈旧的范式里套:顾千帆是主动给钱、上交家底的“宠妻狂魔”,赵盼儿是听到“顾赵氏”就羞涩接受冠夫姓的贤妻。

那些航拍镜头来看,所谓登山,很多时候,就是在各种工具的帮助下,在那些冰块上、冰缝、冰沟中爬上爬下,可能实际走过的距离,只有一百米,但耗费的时间却以小时计。

《珠峰队长》的珍贵之处就在这里,它不像我们平时看到的高山纪录片,更像神仙视角,山美得理所当然,爬山也成功得理所当然,《珠峰队长》是凡人视角,是一步一挪,肩扛手拉,喘息如牛,面如死灰,时时萌生退意。甚至连摄像师的晃动、喘息,也都收了进来。至于最后的登顶,反而没有那么惊心动魄了。因为,惊心动魄之处,已经在每一步、每一次喘息里了。

人们说,《珠峰队长》是一部“用命拍出来”的电影。但也有人对电影的画面各种挑剔。这种评论忽略了一个前提,那就是,它不是在普通的拍摄状况下拍出来的,它是在海拔三千到五千到八千,在十级大风里,在零下三十度的天气里,在巨大的冰块上,在牵着绳索颤颤巍巍走过深渊上的梯子,在克服高原反应的同时拍下来的。这21小时的拍摄素材,无比珍贵,它创下了几个纪录:第一次用无人机全程拍摄珠峰;第一部完整呈现攀登珠峰全程的电影;第一部在8480

此时再对照剧集前期营销的“现代女性意识”,“顾盼生辉”几个字,又形成了一种新的矛盾和讽刺了。

当然,比起剧里的套路,真正的恐怖还是其他的声音。《梦华录》播出,有观众为剧中宋引章对顾千帆的几句欣赏惴惴不安,生怕“姐妹”变“情敌”。于是,宋引章扮演者林允甚至干脆在直播中连说20遍“没黑化”“不抢姐夫”,赌咒发誓的模样让人又是好笑又觉得不寒而栗。到底何至于此呢?

狄家秋
媒体人

米以上最高海拔完成无人机起飞航拍的电影。

也许,未来某天,这些拍摄技术又将被突破,我们会看到更经得起挑剔、经得起深究的画面,但在此刻,我还是被这些带着喘息的,带着死亡阴影,带着不可知的命运审视的画面深深震撼。

在《珠峰队长》里,苏拉王平到达尼泊尔,在登山之前,先路过了一片墓地,那片墓地里,葬着很多在登山过程中遇难的人,其中也有2013年,在攀登海拔4400米的南迦帕尔巴特峰时遇难的饶剑峰,饶剑峰是著名的民间登山家。他从不解释,他为什么要登山,但他的妻子Maggie替他做了总结:“他不想白活”。

“因为山就在那里”和“他不想白活”,可以作为起点和终点,帮助我们理解登山者的想法,理解他们为之付出的一切。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人生,和正在经历的一切。用他们以命拍摄的电影,去审视我们的命、我们的生命,以及我们的命运。

韩松落
作家

叩问。

类似只凝望自我,没打算打鸡血讴歌大义,带着伤痛的“港乐”可以说是70、80后生人的集体BGM。港乐里当然有《男儿当自强》《沧海一声笑》《真的汉子》《红日》这类豪气冲天的正能量,但是它们不是被割裂的“唯一”,港乐里还有《一生所爱》《偏偏喜欢你》《喜帖街》等等“小我的存在”。永恒的月亮有阴晴之分,有圆缺之别,哭有时,笑有时,哀恸有时,跳舞有时。港乐的内核就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交融,如街边最常见的冻柠茶,酸甜涩冰,每一种都因为其他种滋味的存在而有意义。

钱德勒
媒体人

上海文藝評論
專項基金
特约刊登

■情人看剑

母亲的多样宇宙

近来文艺作品里的母亲形象还是难免刻板,院线新片《暗恋·橘生淮南》女主角洛枳的妈妈即是一例。因为丈夫出了工伤事故,她此后的人生进入“复仇女神”状态,偏执怨毒,整日四处讨要说法,成为女儿成长与婚恋路上的障碍——非如此不可,否则校园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就少了最大的那个绊脚石。冤情得雪之日,她终于放手,“我完成了我的使命,以后妈妈不会再限制你什么了!”女儿这才敢朝心上人奔赴。

只顾自己快意恩仇,全然没理会她所戴的无形枷锁伤人伤己,其实这位母亲并未与人生完成和解。复仇大业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毁,还赔上了女儿整个宝贵的青春期,可叹可怜。如此极致的人物设定,走向另一个极端,则是过于完美的母亲形象,比如韩剧《我的解放日志》里的母亲,堪称东亚家庭传统母亲的代表:勤劳朴实,其活动场域不是在田间地头,就是在厨房,与寡言的丈夫相互搀扶,把三个孩子拉扯长大。生命里的最后一天,终于薄施粉黛,是为了去考察大女儿的男友是否合格,回来路上听说小女儿曾经嚎啕大哭,因此又伤心起来。在这样的大喜大悲里,回家躺下就再也没爬起来。

两类极致的母亲形象,包涵着创作者对于这一角色属性的刻板期许,该怎样,不该怎样,有着较为清晰的条规界线。还有没有其他书写的可能?评论家张莉曾解读中篇小说《风中的母亲》里的母亲形象,称其与传统作品中所看到的伟大母亲形象截然不同:活得漫不经心,不进入主流价值观,不争取世俗利益,不在意他人的言论是非。她认为这样的书写,不是专门歌颂女性美德,也不是为了女性带上光环的写作,拓展了对如何塑造女性形象的理解。这无疑是一种打破常规的冒险尝试。

今年杨紫琼主演的电影《瞬息全宇宙》之所以引发种种热议,也是在于某种近乎癫狂的冒险尝试:把传统家庭结构置于万花筒一样变化的古往今来的场景里,一出场就灰头土脸的55岁华裔母亲秀莲忽然有了改写人生的各种可能。哀乐中年,母女厮杀,婚姻事业,桩桩件件催人崩溃,但逃离未必就是上上之策,从来就没有什么完美关系,只有接纳自我,才能在惨淡人生里获得真正解脱,一如片中台词所说,When I say YES to life, life says YES to me.

从女儿的角度来看亦是同理,只有正视自己曾经反叛的母亲,才能获得宁静。就像作家埃莱娜·费兰特在《偶然的创造》里说到她与母亲的关系,“当我意识到,找到自我就是找到她,像我小时候那样去接纳她、爱她时,我就平静下来了。”

长风新
媒体人